



07217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 京兆杜佑

君

齋

書

邊防九

西戎五

康居

康居國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羶城去長安萬二千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駒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依其

通典

卷一百九十三

邊防九

一

險阻以自保固

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

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今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

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

不通使於其國

燉煌酒泉二郡及南道

入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以此聲名為重

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

吞并非所詳也至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至後魏太武大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

後魏史云

即漢康居國也

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溫

月氏人也隋史云卽漢康居之後舊居祁連山昭武城

自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

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

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竝以昭武爲姓示

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迦城王索髮冠七

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纒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剪

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

鬚髯善商賈諸夷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

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

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羸犂牛黃金礪砂甘松香

通典

卷宿望

邊防九

二

阿薩那香杷麋皮氍毹錦纒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

石者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竝善賈男年

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遺學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

音聲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竝服新衣

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

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

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纒衣

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

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

喪事別築一院其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卽往取屍置此

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椁○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爲金桃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未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詣國事者本出於此

曹國 附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竝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濶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通典

卷九十三

邊防九

三

何國 附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力甚反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及大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史國 附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

亦康國王之枝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三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爲數十里郭邑二萬家○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自曹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焉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那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

通典

卷九

邊防九

四

名温那沙

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周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

周

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馱帶夷粟阼始遣使獻貢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渴盤斮賓龜茲疏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腳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爲帶女人披裘頭上刻

木爲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使國中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爲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滑匱

嘍嗟

嘍嗟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成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在於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

通典

卷宿全

邊防九

五

皆剪髮其語與嘍嘍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依隨水草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內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域康居于闐疏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役屬之號爲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中遣伏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略云

挹怛同

挹怛同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挹怛國都烏澠水南二

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萬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曹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嘸嘩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其本源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鈔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懸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譚而編之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卽前漢時身毒國

初張騫使大夏見耶竹枝蜀布問曰安得

此大夏國人口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卽天竺也或云摩伽陀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九

六

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西天竺之間國並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放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卽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重卽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

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

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

扶南傳云舍衛

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皮波羅奈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奈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慈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因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

都臨恆河一名迦訶黎

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於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

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而王而置

將令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熹二年

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

有奉者後至轉盛其國人士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

人弱於月氏魏晉代絕不復通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長

史竺羅貢獻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

其國出師子貂豹獾胡見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

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

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瑋瑁金銅鐵鉛錫金縷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邊防九 七

織成金罽白疊毼毼毼音塔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

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

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為

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賜足摩躡而致其辭家有

音樂倡技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為螺髻於頂餘髮

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

於鬪戰有弓箭甲稍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

文字善天文算歷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

葉以記事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

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為恨○大唐武德中其東西

南北四天竺悉為中天竺所并貞觀十五年其王姓乞利咥丑粟反名尸羅逸多或云姓利利氏遣使奉表二十

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元策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

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元策遜

抵於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

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元策與其副蔣師仁

率二國之兵進至荼縛音博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

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

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疋於是

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

通典卷福奎邊防九 八

順以還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

父曰肩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服色黃髮青如

青絲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髻

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

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館受大月氏使王

伊存口授浮圖經國曰復豆者其人也伊蒲塞桑門伯

開疏問白問比邱桑門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中國

老子經相出入蓋昔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

胡為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計載故略之

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錄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

車離

怪誕不經不復悉纂也已具序略註中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

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

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

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師子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為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有

通典

卷宿登

邊防九

九

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並玉像時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

利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

羅訶黎耶亦使使貢獻杜環記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

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脣耳布裹腰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

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為五翁侯數誤

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翁許及反

大秦

大秦一名犁靬靬居言反一云前漢時犁靬國也後漢時始通焉其國

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

精為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地

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

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

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髻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

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墩一如中州地多

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為所食其王無常

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

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

中國人也土有駭雞犀抱樸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羣雞中欲啄米

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土多金銀

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瑋瑁元

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廣雅云車渠似玉瑪磳廣雅云瑪磳似玉寶

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實藏宗反獷古猛反北附庸小邑

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院之恐為獸所

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絕

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

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記云珊瑚聞木難有幻人能額上為炎燼手中

通典登宿堂邊防九 十

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眊亂出

前漢武帝時遣使至

安息安息獻犁靬幻人二皆蹙眉陷鼻亂髮拳鬚長四尺五寸旛音煩眊人志反

有織成細布

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氍毹毼毼罽帳之

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

解以爲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

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

上大秦人常乘大船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

網乃下初生白其漸漸似苗塍甲歷一歲許出網日閒

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者圍尺餘三年色乃

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

通典

卷宿笠

邊防九

士

使人於船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

舉便盡敗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使客往來皆

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

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

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

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

入也

外國圖云從隔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有苦國西隔山數

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尙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倅在諸國

守死不敗鄧風琉鎬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十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

西海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

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去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餼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誌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通典

卷宿生

邊防九

七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細背元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

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

以上三國與大秦鄰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理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典通

登宿堂

邊防九

三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水草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自北之南又復有丁

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腦馬蹠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眞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

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本末記云

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逾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按此亦在西北

通典

卷宿空

邊防九

西

卽魏略云短人國是也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

史云蘇蘭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卽條支之故地

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廻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瞰羊土人極以爲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

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并布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噴

才割反

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

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準地輸銀錢事火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之中最爲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理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九

五

別以六月爲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多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大鳥卵眞珠頗梨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鑰石金銅火齊銅錫鑛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氈毼氍毹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麋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萆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孝明帝時及西魏末竝貢方物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隋大業

中亦遣使來貢○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又獻活褥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環記云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悅般

悅般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餽餽塗之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燠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卽石流黃也太武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漓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太武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

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盤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盤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東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魏略西戎傳曰西夜并屬疏勒宣武永平中朱居盤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閒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疏勒○大唐武德以後亦頻遣使朝貢

渴盤陀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九

七

渴盤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陀國亦名渴羅陀國地理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疏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疏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閒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今按懸度葱嶺池邈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卽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歷大

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

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

撥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尙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

故可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
行也其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
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
甲稍弓刀稍音詠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
之服飾婚姻同疏勒王坐金牀死者埋殯七日爲孝太
武帝大延三年來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
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
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
百餘城至太武帝時遣使來朝獻

阿鈎羌

阿鈎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
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
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汗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閒相
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
宜五穀蒲萄唯有駝羸國王有黃金殿下有金駝七頭
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
城北有疆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
獻方物

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
神亦附嘍嗟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
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九

五

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
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
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
之骨金甕盛之置於牀上巡遶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
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
坐而享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鍍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

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五年大唐貞觀八年竝遣使朝貢

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
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

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竝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
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流土千餘里有敦達嶺
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
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

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
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
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教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
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
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
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
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
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
甲胄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恒羅斯
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
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
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麩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國王王姓
蘇毗女王之夫號爲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
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九

三

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
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
之內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縈之其
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
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
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
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
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鑰石朱砂麝香犛里之反

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
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剝取皮以

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開皇中遣使來貢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訥河南卽媯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載五角十夫載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於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於頗黎山南厓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大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元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

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
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頗梨水精杯各一頗
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陀羅伊羅

陀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
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
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
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
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
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爲髻衣裙
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鑰石訶
黎勒石密麋皮細疊

大食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
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
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爲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
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向無敵兵衆有四十二
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

今王卽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似波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羸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惟食駝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麩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卽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

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

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瓊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九

三

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郭廓之內里開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羸充於街巷刻石密爲盧舍有似中國寶輿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鎗石餅鉢蓋不可數算稅米白粳不異中華其果有折椀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匿甲反反稱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蒲孔反一名葦蘆芡綾絹織紵河東人樂隈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腳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腳似駝蹏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盡於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云朱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朱

者茲上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牆宇高厚市塵平正水旣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輦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柰暹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餐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青蘿藤長蔥類蔥芸臺胡瓜葛藍蓮蓬茴香英薺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爲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苦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雜此雜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蹠好噉人

○魏徵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

通典

卷九十五

邊防九

五

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尙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狃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也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

之時趙襄子逾句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今鴈門郡泊於戰

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

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

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

西今九原郡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

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

北襄平即遼東置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漁陽今漁陽

右北平今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今安東匈奴之先夏

氏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鄰敵及

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邊防十二

今安北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及秦亂劉項

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玉為獻當時猶微也

相持之際未邊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

今洛交安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

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帝因婁敬說後妻以

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

蕭關今扶風燒回中宮今扶風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

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

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

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開河西置

酒泉等郡今以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

王以下爭立爲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爲藩臣
郅支奔康居爲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

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媯郡以西至燉

煌今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

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

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

萬十道窮追分裂爲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

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

于款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後

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邊防十

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爲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

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爲

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劉元海則左賢

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

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爲漢偵察匈奴動靜

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

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爲曹公所滅自桓

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

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爲小種鮮卑軻比

能破之比能自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

跋宇文更盛竝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卽有種落後魏太武神廡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爲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旣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猶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略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煬帝親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四

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凌中夏大唐武德中寇原州今平涼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武郡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定今博陵郡趙今趙郡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略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爲大患者則不

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

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為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

將敗於西峽石黃麈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刺都郡

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

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

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上

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

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鄰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

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殺牛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五

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謀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

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

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

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

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穀者十萬穀張也音

工豆反張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眾來入寇李牧張

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胡也襜褕處廉反襜魯

甘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眾北

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

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有罪謫合徙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

原今九原郡至雲陽因邊山險漘溪谷可繕者繕之繕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和政縣即長城之所起匈奴單于曰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徙戍邊者

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

後爲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時秦二世

元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侵

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邊防十六

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延安郡膚施縣是時漢方與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

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尙久遠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

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鞬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鞬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

攣力全反鞬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大庚反匈奴謂天

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音鹿蠡盧兮反左右大將左

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

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

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

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以東直當也其下並同今媯川郡之東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

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安咸寧郡之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今雲中單于各有所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

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裨類移反相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且子餘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官也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邊防十 七

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

木者尚豎柳枝象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

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輒輒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跌蹶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坐者以左為尊

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張華曰匈奴

名家曰豆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

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危

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爲趨利

趨讀曰趨 趨嚮也

善爲誘兵以包敵

包裏取之

故其逐利

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

其家財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

今馬邑郡地

匈奴

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

今太原府

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

頓伴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

在今雲中郡

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高帝乃使使開厚遺

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

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八

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信義說

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

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

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

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

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

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

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

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

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

敬議從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來往侵盜代地今安邊及馬邑

郡之北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闐

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昏也闐於焉反氏音支孝惠高后時冒頓浸驕

也浸漸迺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

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問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

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

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

甫起甫始也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

謾也謾欺誑也音曼又音莫千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

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

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

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修和親之事

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

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

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翁主妻老上單

于

于為闕氏

冒顛子名稽粥也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也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傅公主

姓中行名說行音胡郎反說讀為悅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

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

單于好漢繪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

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

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

繪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

得漢食物皆去之

去棄也

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

湏酪汁也

音直用反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自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

通典

卷宿吉

邊防十

十

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

產甚多遂至彭陽

今彭原郡彭原縣

燒回中宮候騎至雍

今扶風郡

縣甘泉

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

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

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等大發

車騎往擊胡單于雷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

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眾雲中遼

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帝苦匈奴為患數

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

為郎署中最長

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

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秦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都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享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尙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十一

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車騎之士

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
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
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辟如伏虎見便必
動特何時已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
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
大縣也而乃敢蔑言侵盜慮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
也陛下何不能爲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
居之可也令中國日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爲
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

窟音
庚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三

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而內行
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興不足以旁午走急數十
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西臨重困則難
爲工矣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
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
雲中今單于府
榆林郡之地所殺掠
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
以備胡胡騎入代匈奴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
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
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

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驅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

漸浸也漸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

通典

卷宿諸

邊防十

三

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

鋌鐵把短兵鎧市連反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

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

習勒率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

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

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
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
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
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
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
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
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
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五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

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騎射之官騶發

驪謂矢之

善者也矢道同的

言其妙射

則匈奴之革筒

以木皮爲鏃

木薦

以木版爲

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

足弗能給也

給爲相連及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

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

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

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

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

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所以衛邊塞

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

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下同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

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贅之說反賈音古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

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

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錄兩之報死事之

後不得一等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已也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五

故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北地今彭原安

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

以候備塞乏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

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六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

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礮石布渠苔

礮石雷石可投入也渠苔鐵藜也雷

力內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

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度千家以上也調音徒弔

反爲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

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

募有罪人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

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

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

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同於列卿

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

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

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驅掠漢人及畜產而

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縣官為贖胡得漢人官為令其本主以半賞之其民

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

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

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七

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

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

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

募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音于萬反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

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

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

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人不足為強
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
以為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鴈門馬
邑豪聶翁壹馬邑今郡朔州也姓聶名壹翁老人之稱也開闡出物不受禁固謂之

闡也與匈奴交易

私出塞交市也

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

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
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
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
內為一匈奴侵盜不己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為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六

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
服色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
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至

如炎颿

必遙反

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

久廢耕職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

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今扶風郡縣地方三百里知

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

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

城樹榆為塞

今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地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

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

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未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
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
饑正理以待其亂定會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

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

長驅難以爲功從

晉

行則迫力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

言以軍遣

敵人令

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

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強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臬騎壯士陰

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

通典

卷宿畜

邊防十

充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

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乘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
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

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

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

今在馬邑郡界

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

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

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猶行避也軍法逗遛畏懦者腰斬逗音

豆撓女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言縣斗辟西近胡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有造陽地辟讀曰

僻在今朔州郡懷戎縣北其後伊穉斜單于時軍臣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霍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今張掖郡界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音邪王休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十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漢元狩二年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今

威之西諸郡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今新秦郡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今北平郡定襄今馬邑郡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疋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家之限糧重不與焉負載糧食者重直用反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能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遯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困以名城寘徒干反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遯走驃騎封於狼

居青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遯而幕南無

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令音零下同往往通

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

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

故者亦萬數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疋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

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

武節見示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伊穉耶之子曰南越王

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

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雷郭

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數

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滅貊朝鮮以為郡

滅與穢同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而西置酒泉郡今郡以隔絕

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

通典登宿告邊防十三

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眩雷地名在烏

孫北眩音縣雷音壘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

奴匈奴復調古論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

欲人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給詐也徒改反王烏歸報漢漢

為單于築邸於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也特但

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

軍及浞野侯泥土角反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主

父偃臨菑今北海郡縣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

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

恬將兵攻胡闢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

守北河終不能逾河而北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據陰山而偃云不能逾河而北未

詳何為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腫古東萊腫音瑞今

文登郡文登縣

通典 卷宿告 邊防十 三

琅瑯今景城郡負海之郡今景城郡轉輸北河朔方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六斛四斗曰鍾計百九十二石而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

子紡績不足於幃幕百姓靡敝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

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

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

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

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繫虜單于之功亦適足

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

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數

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胸盧胸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邊防十

山名光祿塞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至且鞮侯單于且子餘反鞮丁兮反烏維之弟兒單于之

叔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

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

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漢

使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今張掖郡境

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姑單于且鞮

子侯之立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

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

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漢

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

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

子坐巫蠱收

坐江充誣陷衛太子相連

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

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

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

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

重墮殞罷極苦之

孕重懷妊者也墮落也殞敗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殞音讀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及昭帝卽位霍光輔政徵

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

戰鬪尙德義崇禮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已議曰

通典

卷第廿五

邊防十

三

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奮病則

鳥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

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

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

賈音

夫地廣而不德

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

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脩

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

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

于者甚厚然不爲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

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誅

滅功動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

君子所慮衆人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固

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

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衍行爲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

在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

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

今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爲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

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觀其計之所過也文學

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

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

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

隴隄殺塞而亡於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

有泰山巨海而脅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鄙薄秦王

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

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

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衆則勾踐

不免爲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

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覩成而務

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五

之制織纊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
戟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
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
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
省而不可犯指麾其令自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
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
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
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
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

對壺衍鞮單于既立

孤鹿姑之子

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

五

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

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

戰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

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

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

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

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

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

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

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

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

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
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
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通典

卷一百九十四

邊防十

三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一

北狄二

匈奴下

握行胸鞬單于

烏羅單于耳孫也名屠耆堂

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

禪幕

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衆降匈奴

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

渠單于子稽侯獬

山諫反

為呼韓邪單于

虛閭權渠壺行鞬之弟發

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行胸鞬單于單于自殺其民

通典

卷宿壹

邊防十一

一

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

立為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

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諸單于尋罷唯呼韓

郅支二單于

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

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

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

賢王鉢婁渠堂入侍

婁力于反

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

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也

款即願朝甘露

三年正月

會正月朔之朝賀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

七

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

單于正月

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

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

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阪上自甘泉宿池陽宮在今三原縣

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不令拜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

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為所築者也漢遣車騎都尉

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

朔方雞鹿塞在朔方臨渾縣西北又轉邊穀米糒精乾飯也音備前後三

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

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

通典卷宿望

邊防十一

二

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

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

臣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也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於無

窮萬代之長策也天子采之邳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

邪即遂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

降了令音陵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

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邳支留都之元帝初邳支單于

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

谷吉送之邳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眾稍稍

歸之國中遂定邳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

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以爲
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卽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
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
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卽康居誅郅
支卽就湯爲人沈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旣領
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
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
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
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
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衆兵驅師之直
令隨從

通典

卷宿蓋

邊防十一

三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
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
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爲六
校其三校從南道逾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
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
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賚帛書凡斬闕氏太子名
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
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與師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漸不可
開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
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
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擊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
陷康居屠五重城奪翁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
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懼
伏莫不震懼呼韓邪見郅支之誅且喜且懼享風馳義
稽首來賓立千里之功建萬代之安功臣之勳莫大焉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一

四

賞不逾月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爲之諱其行諱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

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
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復音扶日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

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
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雷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
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
懸通籍除過勿理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帝下詔赦

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關內侯鄧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

言欲取漢女而親身為漢家壻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

嬙音

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

保音

也自請守之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

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

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

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

通典

卷宿望

邊防十一

五

弓矢來出為寇是其範圍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

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

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邊狄鈔寇也築

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

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

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

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

如天覆

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

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

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

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

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自中國保之也

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

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

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產子女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相欺侮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

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

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

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

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岳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

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

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

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

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請求無已小失

其意則不可測開蠻夷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

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

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論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坊中國姦邪放縱出爲

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坊中國姦邪放縱出爲

通典

卷一百一

邊防十一

六

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子之意朕無疑焉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壘若鞮單子呼韓邪之子名靡遣陶莫皋累力追反

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

蒲阪今河東郡河東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

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

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

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

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

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

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

通典

卷宿蓋

邊防十一

七

之謀諛詐詞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邪莫演

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遂入

朝加賜錦繡繪帛二萬疋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哀帝

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子復株壘之弟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

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馱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

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繫於河水也厭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

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

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

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捷勝則不

足二者皆微微妙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上書求朝國家不與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
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
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
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
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其堅固如石也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

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 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

通典 卷宿蓋 邊防十一 八

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暨孝武卽位設馬邑
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邀擊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
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
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
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
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
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
不悔也廬山匈奴中山名 至本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
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閒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

呼韓邪攜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專制專

謂以爲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其兩何者反

外國天性忿鷙鷙形容魁健魁大負力怙氣怙難化以善

易隸以惡隸謂附屬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

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

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繪之壁姑繪西

在蜀籍蕩姐之場羌屬也籍猶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

旗絕艾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固

通典卷宿奎邊防十一九

以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

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

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

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馱之辭疏以無日之

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

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

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

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

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

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

逾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

向相似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

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

錦繡繪帛各有差他如河平時至平帝幼弱太皇太后

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莽以太

后臨朝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

上書慕化爲一名滿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

通典卷一百一十一邊防十一

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

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加賜焉及王莽篡位

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陳饒等六人多齎金帛遺單

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

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繫其國號單于以多得

賂遺乃從之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因寇掠其人民

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

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舉其一國之單于受人皆亡降也

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於是大怒分匈奴爲

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詔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帥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竝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

通典

卷宿室

邊防十一

十

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蝨之螫驅之而已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

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奏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

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

糧內調調發也徒甲反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

日糧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

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

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謂死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

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糲餼薪炭重不可勝

餼糲之大口者音富餐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逖逃勢不能及幸而

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

得並通典卷宿生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旣發兵宜縱

驅請率見到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之兵且以

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

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

構難邊民死亡繫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

弊數年之閒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

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雷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親遣人造塞告塞吏曰

欲見和親侯王歛歛昭君兄子莽遣歛弟颯使匈奴賀單于

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

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歛與

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歛與

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諡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

莽怒又

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單于

烏累之弟名輿

侵入北邊

尤甚由是壞敗○班固論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

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

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

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

武而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一

三

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至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

遂躬戎服親御鞬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六郡謂漢之隴西今

隴西及金城安鄉郡之南境漢之天水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保定平涼郡地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

原寧朔等郡地漢之上郡今咸寧上郡延安等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馳射上林

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

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謂勸論獨可

說以厚利說音悅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沒溺

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展轉謂移動其心夫

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

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

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

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

通典卷宿差邊防十一五

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

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

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

桀驁音傲尙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

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

奴無已之詐也襲重也重疊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

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

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

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

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鉅依亡之

楹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
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
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
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
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
而不臣如其後嗣逖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
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
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
顧貪侵掠所獲茂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一

五

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
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諭音未可以經

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

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

物土貢者各因

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也

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

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

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

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

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

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

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醜落尸逐鞬單于者烏珠雷之名比初季父呼都而

尸單于時以為右莫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兵音莫

於六反鞬音九言反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

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今榆林九原即漢之五原郡地光

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

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

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

於常山關居庸關漢常山關在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媯川郡懷戎

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

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

黨今上黨高平長平陽城郡地扶風今扶風汧陽新平天水二十一年復寇

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

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

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

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

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

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

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九原郡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光武

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

于單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

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

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

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

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茂盡輒送侍子入朝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邊防十一 七

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

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

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為常北單于使騎擊南

單于敗之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

郡臨城縣有美稷鄉蓋其地也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

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屯北地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今郡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

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

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韃日逐耳

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

召公卿廷議皇太子

明帝也

言曰南單于親附北虜懼於

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時北虜衰弱藏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西河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

通典

卷一百五

邊防十一

七

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故多忠臣勞故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

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范曄曰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

使之使其意防已弘深豈其顯乎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沛平城之圍忍傷驃王之陣乎

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示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單于稱臣受賜郅支單于背德被誅

帝從之明帝永平中胡邪尸逐侯

鞬單于立

醴落之子名長

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

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冀其交通不復爲寇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一

九

乃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叛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知之乃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其秋北虜果遣二千騎覘候朔方作馬革船欲渡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時北虜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帝元和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胸皮而還北庭大亂屋蘭儲卑胡

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匈奴休蘭尸
逐鞬單于

胡邪之子
名屯屠河

將討并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

單于上言今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臣與王侯新
降渠帥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罰破北成
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請漢兵併力以屯要
害從之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
軍竇憲率騎八千與渡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
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
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單于將輕騎數十逐走是時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二

十一

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
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八人三年北單于復爲
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
鞬自立爲單于將數千人止蒲類海

今北庭
府界

遣使款塞

大將軍竇憲以塞北地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
於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
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
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漢
旣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
鞬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

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遠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卽和帝也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一

三

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取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茂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四年遣耿夔卽授璽綬賜玉劍羽蓋使中郎將任尙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韃自叛還北帝遂遣任尙追斬之破滅其衆至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北之國衆自立單于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不許後徵至滅無聞安帝延光二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立胡邪之子名拔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

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

黎陽卽今汲郡黎陽縣

出屯中山北界增置

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持若尸逐就單于

烏稽侯之子名休利

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

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

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種類繁

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

利竊見渡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

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

通典

卷一百一

邊防十一

三

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

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

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

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

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柳靽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秋

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

戎及諸胡等數萬人寇掠幽

今范陽上谷漁陽郡

并

今太原西河榆林朔方郡

涼

今靈武安化平原金城郡地

冀等州

冀今常山博陵鉅鹿趙郡地呼蘭若尸逐

就單于兜樓除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遣中郎將護

送南庭建康初中郎將馬實進擊餘黨匈奴烏桓十七
餘萬口皆詣實降桓帝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

車諸部竝叛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悉

降靈帝光和五年右部醜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
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初單于呼徵爲中郎將張修

所殺遂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立
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

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
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郡
汲等郡時

人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
通典卷一百一十一邊防十一

東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
王行國事獻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廚泉

立爲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帝自長
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

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
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雷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

焉以其旣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
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

改帥爲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
臨城縣右

部居祁縣今中部居太陵縣今文多者一萬落少猶四

五千落晉武帝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

雜居由是平陽今平陽郡西河今西河郡太原今太原府新興今定襄

中上黨今中上郡樂平今樂平郡靡不有焉太始七年

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

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犢歷古為

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

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

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並今盡狄庭矣宜及平吳

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

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

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

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

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葶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

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

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竝來降帝竝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為

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焉譚種赤勒

種杆藍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蔑種羌渠

種賀賴種跋大樓種雍屈種真挂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官號陸王左漸尙王右漸尙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一

四

王右蜀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為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日逐出為輔相則有左沮渠右沮渠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慕氏勃氏皆勇健好反叛輕呼丁反惠帝

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宮女妻

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

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即單于扶羅子左賢王也○范曄論曰自漢興匈

奴強盛為患窮力殫財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

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

衛單于保塞稱藩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民兵之勞六十餘年矣

後王莽陵篡擾動戎狄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邊防十一

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

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

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扞

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讎覺既深互伺便

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

亦頗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

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懼逖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

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

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
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
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
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
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玩爲常
俗終於吞噬神鄉邱墟帝宅謂劉元海等及托跋氏竝都中國嗚呼千
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通典

卷宿壹

邊防十一

三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十二

北狄三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讎報故也以已為種無復報者故其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代業相繼邑

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

通典

卷一百九十六

邊防十二

一

木為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送馬牛羊以為聘幣婿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閒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倨蹲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家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勾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也箇字或為輗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箇古陌反婦人能刺章作文繡織毼毼毼毼綱也駝胡男子能作弓矢鞞勒勒馬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稌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能作

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石
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病痛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
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
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
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

屬累猶付託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反

使護死者神

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

神歸岱山也

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也

敬鬼神

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
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爲

通典

卷宿雲

邊防十二

二

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
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

塞外

今媯川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

爲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

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
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鈔擊匈奴轉徙千

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
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

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
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

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爲宜復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

省國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今在

媯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土敦城至桓帝末或降或叛靈帝初烏桓漸

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今柳城郡有邱力居者

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

隋七笑反王右北平今北平郡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竝勇健而多計策熹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博陵郡

叛入邱力居衆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

帥寇掠幽冀青原今北海濟南平原樂安郡地徐四州今彭城琅邪郡地五年

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

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邱力居死從子踏頓有武略

通典 卷宿案

邊防十二

三

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

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

不決踏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

矯制賜踏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

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踏頓於柳城獲首虜二

十餘萬人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爲齊人西晉王浚爲幽

川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敦竝其別種

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言

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

水上今在柳城郡界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

角端牛以角為弓代謂角端弓者也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

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又豹鼪子皮毛柔輒豹音女滑反鼪音胡

鼠屬豹雖屬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

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建

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

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賀

帝封於仇賁為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

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

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

單于逖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

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賀鄧

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

築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質是後或降或

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剋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

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

於彈汗山歆仇水歆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

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鈔緣邊北折丁零東

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二 四

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
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
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
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
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
言鮮卑寇北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
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
議曰自匈奴北遯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
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
之謀主夫邊陲之患手足之蚘蝨中國之困胸背之癩

通典

卷一百零五

邊防十二

五

疽也

蚘音介搔新到反痺蒼曰癰音必
燒反杜氏注左傳曰疽惡瘡也

方今郡縣盜賊

尙不能禁況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

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

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

則可矣豈與蟲螳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

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尙

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

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尙存循

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遺育等三

萬騎三道竝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

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
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
反子容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

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

食至晉猶有和乎中魁頭與從父弟騫曼俱檀石槐之孫爭國

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

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

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

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後一心守邊

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

通典卷一百一十一邊防十二 六

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爲比能所殺
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
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
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
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爲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
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
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
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

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
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
人慕容拓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爲東部大人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

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爲主今考諸家所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

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後姪

孫莫廐立廐胡罪反部衆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

之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俗謂天曰宇故自號

通典

卷一百一

邊防十二

七

宇文至孫乞得龜爲慕容廆所敗滅部人逸豆歸殺乞
得龜而自立又爲慕容皝所敗殺皝徙其部衆五萬餘
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務勿塵附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爲漁陽烏桓大人
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
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舍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曰
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
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
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理

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
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勿塵之子與弟匹碑

都泥反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爲勒所破擒末

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於遼西就陸

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

遼爲主後爲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

所略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卽其地及冉閔

之亂段龕鬱蘭之子龕音堪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

恪帥衆伐龕於廣固今北海郡城執龕殺之阬其徒三千餘

人

通典卷一百一邊防十二 八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魏苗裔因山爲號

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

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時郡之地

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

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

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至孫涉歸魏封爲鮮卑單

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

曰吐谷渾西遷河湟之間今安鄉郡西平縣地次曰廆有命世才

略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今柳城郡界廆以大棘

城卽帝顛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衆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爲冀陽郡荆河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邱郡并州人爲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爲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訛嗣虜之子雄毅多權略日以強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雋暉卽其子孫也其後國號燕出晉史載記

拓跋氏

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

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二

九

亦因鮮卑山以爲號宋齊二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

或云黃帝之苗允以黃帝

土德謂土爲托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屯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後至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配偶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於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是君之子卽力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北之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

郡之參合陂北

在今馬邑郡

兄子猗弼統之一居定襄之盛

樂故城

亦在今馬邑郡

使猗弼弟猗廬統之後晉封爲代王置

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

擊匈奴烏桓諸郡自杏城以北八十里

今中部郡之西

迄長城

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

長城原在今洛交郡三川縣

姪孫什翼犍始

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卽後魏道武帝也宋文

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敕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

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

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

魏捨合肥退保新城

合肥今廬江郡新吳城

江陵移入

通典

卷一百一十一

邊防十二

十

南岸濡須之戍家亭漾溪

濡須在今歷陽郡西南百八十里此谿在其東三十里

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謂宜徙沔南以實水北

曹爽不用果亡沮中

沮中卽今襄陽南沮水左右地

此皆前代之殷監

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

故堅壁清野以禦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有通

否而勢有強弱保人全境不出此塗約而言之大段有

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募耦車牛四曰

計丁課仗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容儀以燎獵

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

露宿莽寢實惟其性焱騎螳聚輕兵鳥集踐蹂禾稼焚

蕘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
必衆奔馳起役赴機必遲散金開賞費損必大換土官
戍怨曠必繁孰若因人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
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
內地今青兗舊人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

寇之資也悉可內徙青州人

宋青州今北海郡

移東萊平昌北

海諸郡兗州冀州

宋兗州今魯郡瑕邱縣冀州今濟南郡歷陽縣

移泰山以南

至下邳

今臨淮郡縣是

左洙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

今琅邪承縣界

北隄大峴

今琅邪郡沂水縣北

四塞之內其險足固人性重遷聞

於圖始無虞之時憇生恣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二

十一

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
城隍以增砮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
理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
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
夫四歸春夏佃收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
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
二千足抗羣虜二萬矣三曰募耦車牛以飭戎械計千
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
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趣險賊所不能干旣以族居易
可檢御號令先明人知夙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曰

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銛利由已還保輸之武庫

銛 銛 廉反

出行

請以自衛弓箭利鐵人不辦得者官以給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竝備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任其勇怯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成申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苦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管子理齊寄令於人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武卒其邦日減齊用技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二

三

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弛蒐田雖復先王之禮理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人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遠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冀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人實內浚理城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捷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義因事著晝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復修今不

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則增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旬時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人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民兼杆城之用千室之宰總倍旅之兵萬戶之都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箭利鐵旣不都斷往歲乘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敢挾藏者以軍法理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閒溪成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彫鑿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檢於事爲常此亦禦敵之要也文帝不能用

蝮蝮

蝮蝮

而竟反

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

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旣壯免奴爲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以爲氏焉木骨閭旣壯免奴爲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

通典

卷宿矣

邊防十二

三

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蝮蝮

宋齊謂之蒟蒻
隋史亦曰蒟蒻

又六代

孫社崙兇狡甚有權略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

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爲一軍軍

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

國尤富強盡爲社崙所并號爲強盛其西則焉耆之北

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

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邱豆伐可汗

可汗之號
始於此

邱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

蝮蝮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卽爲稱號若中國立諡

旣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麤二年夏

通典

卷第幾

邊防十二

五

四月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

社崙從父之弟

震怖將

其旌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

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

故壘六月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控

討東至澣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

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

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有餘萬至孫吐賀真太武又

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獻文

帝皇興中其主子成

吐賀真之子

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

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

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
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
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
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
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
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
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
之不足乃防狄之要專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
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
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
乃有永逸之益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
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扞旣不攻城
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
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
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
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
修元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
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
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
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

送六鎮次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

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

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巡北蕃以跋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皮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

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

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

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

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

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

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

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

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

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

奴予成弟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

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瑰立經十日其

族兄候俟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瑰輕騎南走歸後魏封

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瑰來奔

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

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金武威郡於

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瑰錄尙書事高陽王雍尙書

通典

卷宿矣

邊防十二

六

令李崇奏曰蝮蝮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環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漢時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卽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環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蝮蝮迭相吞噬始則蝮蝮衰微高車強盛及蝮蝮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縷而令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蝮蝮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鬪此兩敵卽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今蝮蝮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存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鑑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蝮蝮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蝮蝮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蝮蝮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綦布以繫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爲資凌奪爲業而河西扞禦強敵唯

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
虛尤甚蝮蝮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陲則四顧之憂
匪朝伊夕愚謂蝮蝮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瑰於
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
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
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
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
於事爲便即可永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
護婆羅門雖外爲署蝮蝮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
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邊防十二

六

自剋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
徙轉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藩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
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
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
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陲
卽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蝮蝮射獵之處殖
田以自供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
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
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
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婆羅

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
仍爲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瑰
部落旣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尙魏公主
出帝又自納阿那瑰女爲后阿那瑰請以其孫女妻齊
獻王武子長廣公湛阿那瑰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
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瑰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
後中原喪亂阿那瑰統率北方頗爲強盛不復稱臣魏
汝陽王暹之爲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
瑰阿那瑰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瑰又嘗因到洛陽心
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文
墨覃教阿那瑰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鄰敵亢禮及齊受
東魏禪後阿那瑰爲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烏舍反
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
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阿那瑰叔父
鄧叔子爲主是時又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
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旣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
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繫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
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
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爲奴隸

通典

卷一百九十六

邊防十二

九



